

通志堂經解



讀書管見序

書有管見曷爲而作也耕野王先生考訂蔡傳而誌其所見也先生當前代科目鼎盛時用書經登二甲進士第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先生棄官養母著書授徒益潛心是經自微辭與旨名物訓詁以至山川疆理靡不究竟辯析必公是之從而不苟爲臆說阿附其用功精深造諸密微豈徒專門名家黨同伐異者之爲哉又豈假明經捷徑視舊學如弁髦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此其能爲蔡氏之忠臣不啻蘇黃門古史之有功於子長也先生易簀之際書其卷端曰凡爲吾徒者須人錄一編以的本付吾兒其惓惓遺

後之意爲何如邪先生沒未幾而元綱板蕩山棚構孽世家藏書悉遭焚盪是編賴先生從子光薦密置諸複壁中僅免於燬乃加補葺取別本訂其訛闕以付先生之子吉光薦其可謂善學先生之學而不失其本真者矣其首貢明科有以也及是余乞骸蒙恩至自南陽吉乃出其先人手澤示余且道逃亡之脫亂僅存其槩徵余言以傳信余旣嘉光薦之能寶其從父遺書以遺其胤嗣又嘉吉之能通知父志以不墜先業王氏一經之傳所以演世科之澤者其在斯文乎其在斯文乎善繼善承余竊有望焉先生於四書別有管見若干卷多所發明而不獲與是編俱

惜哉

王耕野先生讀書管見卷上

堯典

堯典謂之虞書

傳云或以爲孔子定堯典爲虞書蓋非孔子不能定也何以明之堯典紀堯之事甚略其始皆作書備稱頌贊之辭中間不過分命羲和作曆一事自疇咨若時登庸以下又皆爲禪舜張本堯在位七十載其可紀者獨此事乎若舜則自側微登庸攝政即位蒞政命官以至其死備載於篇以此見堯典不過舜典之起頭耳伏生以舜典合堯典此正古書本是一篇之證也如此則此爲舜而作不爲堯而作安得不謂之

虞書乎傳者云因作於虞史而爲虞書非的論也費誓秦誓豈作於周史乎舜典作於夏史何以不曰夏書乎

九族既睦

既字當訓作盡字如既月之既言無一人不親睦也

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當作一句讀與敬授人時作對蓋日月星辰即所以爲天其行度有遲速莫不出乎天然測候者當謹順之而已不可妄爲穿鑿也

分命四仲

分命仲叔四節傳者謂曆既成而分職頒布且考驗

之者非也上文曆象授時者總語以大綱此下方詳告以其故也賓日是曆象日星鳥是曆象星以殷仲春却是授人時餘三節放此然此四節是正四時乃作曆之常道別有活法存焉所謂活法者置閏是也故有閏方能定四時成歲不然則前所謂春者非春夏者非夏矣若謂曆既成而頒布則置閏豈當在頒曆之後乎

疇咨若時登庸

疇咨若時登庸與疇咨若予采作書者變文言之職任初無大小蓋堯之所訪欲得可禪代之人而用之故一咨而得丹朱再咨而得共工三問而得鯀皆不

勝任至舜然後稱所舉焉故前三節皆爲禪舜張本
職任卹得有大小邪

堯禪舜

堯欲得可禪之人而放齊舉胤子朱蓋父有天下傳
之子此親親之常道丹朱不稱然後驩兜舉共工而
云方鳩僝功蓋以爲親者不足取則莫若視有功者
與之尚功次於尚親故也共工以靜言庸違棄則因
洪水而曰有能俾乂讓于四岳則否德蓋功不足取
則尚能不足取則尚德尚德以爲傳賢賢者有德
故也然尚親尚功尚能皆不及舜惟尚德而後舜不
得辭焉蓋舜雖側微而其聲實已孚於上下堯固已

心擬之矣然草茅微賤無因而至前固雖加訪而衆
論之所舉者皆通顯在位及其有揚側陋之命然後
衆始舉之此見聖人作事周密授舜雖出乎己意而
舉舜必待於衆言蓋舉天下授之匹夫非詢謀僉同
未有不基禍亂者子之子噲是也

堯試舜

堯欲試舜獨不可使臣下妻之以女而妻以已二女
何哉蓋道不出乎五倫其處父母兄弟則善矣未知
其處妻妾何如也故復以此試之夫身不行道不行
於妻子況以匹夫而妻帝女又且二人焉此其難處
有甚於頑父嚚母傲弟者於此而能使之和洽焉則

推之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凡人處順境易處逆境難
堯蓋悉以逆境規之也

舜典

舜典與堯典本合為一篇篇首二十八字蓋後人僞
增也故其文上下皆不相蒙

重華協于帝

重華協于帝一句是總言下文是申說濬哲文明溫
恭允塞是以八字贊舜之四德故云重華與欽明文
思齊聖廣淵徽柔懿恭聰明齊聖之類皆以一字為
義者不同下文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此協于帝之實
也蓋非謂其光華可合於堯言其德有契乎堯之心

不然何故命以職位也此是古文尚書手脚如所謂
允德協于下亦然下文實之以子惠困窮民服厥命
罔有不悅蓋子惠即所以為允德民無不悅即所以
為協下也

慎徽五典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非是為司徒蓋此兩句接連試
以二女之文通上文父母兄弟妻妾而言舜能使瞽
叟底豫象不格姦二女協和家道雍睦是舜能慎徽
五典而五典克從者也蓋人道不出乎五常居家理
則治可移於官矣納于百揆百揆非一官也即後面
九官之事以其為事不一故云百揆耳司徒固在其

中也堯以朝廷之事悉委諸舜是納于百揆也舜任賢使能而無事不理是百揆時敘也堯以統御諸侯責之舜舜委任四岳得其人是賓于四門而四門穆穆也蓋堯知有舜而已舜自擇岳牧九官與共事及其成功則固舜之功也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止舜讓于德弗嗣

詢事考言言可底績則堯初得舜亦必使敷奏以言然後歷試以功但其言不可考耳舜讓于德弗嗣傳引後說爲優若云讓于有德之人而弗嗣則不應即以受終繼其後

受終文祖齊七政止類上帝輯五瑞

舜以正月朔日受終即觀象祭告然後會諸侯先神後人其序自當如此然以事理推之新君攝位重事也四岳必先期徧告於諸侯諸侯必豫期會集於京師以受命於新主故云既月乃日觀岳牧頒瑞羣后蓋既近月終乃以一日受朝賀之禮即散遣諸侯至二月則東巡狩矣輯五瑞雖言於祭告之後蓋作文序事不得不爾然豈待此時而後發命徵召邪豫期召集一日受朝以後世大聚會朝賀推之可見豈有以一人之尊而逐日與諸侯相見以盡詢察禮意則爲其上者不亦勞乎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

此仍舊文爲是傳者欲移置肆覲東后之下恐未然蓋聖人巡守所至之處祀神祇朝諸侯考正朔同制度正禮樂使諸侯不得變易禮樂改制度耳故舜典所紀皆其大凡未暇及其細碎若東后執贄之物悉書於冊則當時柴望祭告籩豆鼎俎之類何不亦紀之乎

格于藝祖

文即藝藝即文故藝祖即文祖非二人也作書者變文言之耳

敷奏以言

奏言試功旌以車服此特總敘聖人統攝諸侯之道

非必並用於來朝之時也古者三載考績豈得言下即考其功且試以事功亦非考功之謂也

象以典刑

象非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蓋罪有大小故刑有輕重刑所以倣象其罪而加之耳

象以典刑一段是立格例流共工一段是斷例舜受終之後觀象以齊七政是整齊天時祭告是交神明朝覲巡守是整齊人事封山濬川是理地道末後至制刑用法而終焉見舜自得位之後天地神人之事一切經理皆遍其規模廣大綜理周密真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詢于四岳

詢于四岳非謀治於四岳之官蓋咨詢皆命官之辭作書者變文錯綜用字耳下文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即四岳職事蓋四岳統四方諸侯其來各以方至故當闢四門以接之敷奏以言聽之者四岳也明試以功察之者四岳也故當明四目達四聰不然則察於東而昧於西詳於南而略於北矣若以詢四岳非命四岳以職事則後面總命二十二人無乃欠一人乎

奮庸熙載使宅百揆

舜即帝位則天下事功何乃欲求宅百揆以熙帝之載蓋作書者紀其命官之辭於即位之後而其各命實在登庸之時其時堯爲天子而舜執政故也且舜欲得人以宅百揆而衆推禹爲司空則司空以下百揆也不然則自后稷以下皆有所命之職業而百揆獨無職守何邪傳謂禹以司空兼百揆經無兼官明文其所命不過曰汝平水土其與汝后稷播時百穀汝作司徒敷五教汝作士汝共工何以異哉蓋爲治莫先於平水土以定民居其次播百穀以足食敷一教以成性明五刑以察姦作什器以利用其餘功於草木鳥獸使亦得以遂其性然後節之以伯也禮和之以后夔之樂而終之納言以杜讒邪以相

保治功於無窮而已是此九官所職者不一所以
之爲百揆也豈於九官之外他有百揆者乎堯納
於百揆而揆敘即此九官各稱其職之效也傳者以
爲舜即位而命官故禹稷契臯陶之命有所不通則
以禹爲司空兼百揆餘三人不咨而命者申命舊職
其他咨於衆而後命者爲新命之官益烈山澤與車
治水同時故禹自言暨益奏庶鮮食今益作朕虞咨
諸衆而後命豈亦申命舊職邪稷契臯陶旣久在位
而黎民之阻飢饉夷之猾夏五品之不遜自若乃猶
申命使仍其職果何取於此三人邪
垂讓及胤伯與益讓朱虎熊羆其下皆云汝諧傳引

史記云朱虎熊羆爲益佐則前及胤伯與亦當爲垂
之佐意謂汝諧者使共此職非也禹讓稷契臯陶而
用稷契臯陶伯夷讓夔龍而用夔龍故皆不言汝諧
是聽其讓也益讓朱虎熊羆而未嘗用朱虎熊羆垂
讓及胤伯與而未嘗用及胤伯與故各言汝諧言惟
汝可以宜此職爾他人不能也泛言咨四岳證以堯
典疇咨可見

典三禮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五禮以吉禮居先舜命伯
典禮而止言三禮蓋舉其重者言之耳

典樂

詩言志至律和聲是語以作樂之曲折八音克計
神人以和是期以樂和之效驗聲依永謂以輕重
濁分爲五聲而永言之歌方有所依據蓋以五聲
以括盡人聲之高下也

咨二十二人止分北三苗

欽哉惟時亮天工是語言之告戒考績黜陟是法制
之維持庶績咸熙是陟明之效分北三苗是黜幽之
效蓋二十二人皆有功可陟其不即工而可黜者僅
三苗而已

舜陟方乃死

陟方乃死爲巡守而死之說爲是以後面周公教成

王以詰戎兵陟禹跡推之可見蓋欲成王整點六師
巡守方國則以陟方爲巡守何疑

大禹謨

文命敷于四海

文命敷于四海一句是總贊大禹猶贊堯而曰放勳
贊舜而曰重華協于帝祇承于帝曰所以起下文與
上文不相屬若云禹旣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又能
陳其謨以敬承於舜則誤矣

嘉言罔攸伏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三句是已然之效
稽于衆以下方是本夫言之所以伏而不達者以

多自是而不肯咨詢於人賢之所以有遺於野者
困窮而無勢援者不得進用萬邦之所以不能皆實
者以鰥寡無告之失職耳有能稽于衆而又舍己從
人則善言豈有隱而不聞者宜其無所伏也能不底
困窮則未至於困窮者可知矣宜賢才之無遺也能
不虐無告則未至於無告者可知矣宜萬邦之咸寧
也然而此豈易能哉非聖人不能及也故曰惟帝時
克

儆戒無虞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一句是總言下面曰罔曰無
曰勿皆是備言其戒懼之條目末後四夷來王一句

却是極言其效驗百志惟熙凡百所向必要光明俊
偉慎勿卑闇汙濁亦條目中之一也蓋大者可以枚
舉故一句說一事小者不可悉數則以無怠無荒總
之急以心言欲其無一念而不戒飭也荒以事言欲
其無一事而不戒飭也

戒之用休

戒之用休是誘之以賞也董之用威是懼之以刑也
勸之以九歌和之以樂也三者並用所以能使治功
久而不壞也

禹讓皋陶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舜讓天下於禹而禹獨讓之

皐陶而不及益稷契何也有虞之朝教養萬民而絀之於善者禹之功糾之以刑而驅天下之人使爲善者皐陶之功禹則啓其爲善之途順而導之也皐陶則閉其爲惡之路逆而驅之也二者相須其功相埒故禹自以已之功德不及皐陶而欲舉天下讓之皐陶焉其實皐陶之功安能勝禹使禹功未敘刑將安施若益稷契則皆佐禹以成功蓋同功一體之人也已爲首旣自以爲無功矣若推其佐則已又安得以無功而辭

舜禪禹

堯欲得可禪代者衆因各以所知爲薦或欲尚親則

舉胥子或欲尚功則舉共工或欲尚能則舉鯀至尚賢而後舉舜舜讓禹則不待人言兩言惟汝賢則尚賢無賢於禹者矣不矜而人莫與爭能不伐而人莫與爭功則尚功尚能又無有過禹者矣故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蓋因人事以知之也

精一執中

惟精惟一兩惟字乃其用功之方精與一蓋其效驗猶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其工夫全在思惟上明與聰非用功之謂也至於允執則猶中庸固執然確然執之而不搖奪正其用功所在若謂信能執其中則是稱美之辭而非戒勉之意堯告舜以允執厥中豈亦

是稱美其信能執中也邪況下文所謂勿聽勿庸曰
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可願無非教其用力持守而所
謂中者豈真有高遠難行之事非聖人不可企及邪
今恒言俗語於事當其可者則謂之中其不可者則
謂之不中雖愚夫愚婦皆能言之又何有傳授心法
之祕

枚卜功臣

禹欲枚卜功臣而從其吉帝則以爲卜以決疑不疑
何卜今人謀旣順則鬼謀無不合矣故曰鬼神其依
其者必之於將然之辭也所謂卜不習吉者言縱使
卜之亦必汝吉無第二人再吉者蓋以此杜其枚卜

之言耳而非謂已嘗卜吉也若已嘗卜禹安得又有
枚卜之說乎

禹征苗

三旬苗民逆命言兵力服人之難也七旬苗格言德
化感人之速也夫以兵力服人宜如摧枯拉朽然朝
至而夕服矣而遷延一月更一晦朔天道旣一小變
而猶未服何其服人之難以德化人宜若恍惚汗漫
而不可以歲月計功也然僅七旬而有苗來格蓋不
逾時而屈伏焉何其服人之易也

禹之征苗雖曰奉辭伐罪旣數苗之非則必矜己之
是猶未免有自滿之意此苗所以不服也故益勸之

使還兵而增修德教庶幾不戰而屈人所謂謙可受益也禹從其言而班師舜感其言而大敷文德但知舞干羽于兩階而不復謀動干戈於遠國置有苗於度外而彼自來格焉於此見德如帝舜而猶未嘗有自足之心而恃威武以屈人誠不若德化感人之易也若曰舜之德不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其來也適當其時則益之言爲空言而聖人以德服人之實全索然矣況上言舞干羽而下言七旬來格安見有苗之來適當奏舞之時邪

堯舜禹禪授

堯授舜舜授禹皆使之真即帝位而自己退閒猶後

世以天下授之子而已稱太上皇耳而說者謂堯舜仍爲天子國有大事猶稟命焉蓋執孟子荅咸丘蒙之說以爲據耳今以書考之乃殊不然舜既受終祖廟祭告神祇又朝會諸侯巡守方岳是已正名爲天下君矣而堯仍爲天子於上世豈有二天子邪使仍北面於堯而就臣位則不知祭告神祇當以何爲稱呼而朝覲諸侯之際將南面以君禮見邪抑與諸侯比肩而北面也邪

禹謨古文之辨

禹謨一篇出於孔壁深有可疑蓋禹與皋陶舜三人荅辭自具見於皋陶謨益稷篇中如予思日孜孜

慎乃在位此即禹所陳之謨矣安得又有大禹謨一篇且堯典舜典雖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皋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首尾答問一一相照獨而謨一篇雜亂無敘其間只如益贊堯一段安得爲謨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爲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說者以征苗爲攝位後事謂其稟舜之命而其末有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一語夫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安得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耄期之餘而誕敷文德必屬精爲治克已布政使所爲有加於前方可名曰誕敷恐非老年之所能果能

之則不必授禹矣故嘗謂禹謨必漢儒傳會之書其征苗之事亦不可信

傳授心法之辨

堯命舜允執其中其說見於論語今推其意若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者言已之禪位出於天非有所私於汝也允執其中猶言汝好爲之凡不中之事慎不可爲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言若所爲不中而致百姓困窮則汝亦休矣蓋古人授人以職位必有警飭之辭如舜命九官皆勉以欽哉之類欲其知所戒慎而不敢縱恣云耳大舜聖人也豈有蹈不中以亡天下然古人兢業自持日慎一日訓飭之語觀禹

戒舜以無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則堯之戒舜豈其過哉

中土呼事之當其可者謂之中其不可者謂之不中於物之好惡人之賢不肖皆以中與不中目之孟子所謂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即是指人之賢不肖言之也其所謂中不中猶南方人言可與不可好與不好耳蓋其常言俗語雖小夫賤隸皆能言之初無所謂深玄高妙也傳者不察其中爲一方言遂以爲此聖賢傳授心法也矣夫所謂心法者蓋言治心之法耳其意以爲人能操存制伏此心使之無過不及然後能治天下故聖賢以此相授受其說固若有理

且足以醒人耳目然初學之士於道未知向方必先知先覺之士爲之開示蘊奧則可舜自側微以至徵庸觀其居家則能化頑嚚傲很者使不爲奸命職位則能使百揆時敘而四門穆穆過者化存者神治天下如運諸掌斯時蓋未聞執中之旨也而所已如此豈其冥行罔覺邪抑天質粹美而暗合道邪迨即位而後得聞心法之要則其年已六十矣然自授受之後未聞其行事有大異於前日者是堯之所傳不足爲舜損益也舜生三十徵庸即命禹治禹則禹生後舜不過十餘年耳舜耄期而後授禹則且八九十矣使禹果可聞道及此而後語之不亦晚乎

且舜之稱禹以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而禹所陳克艱之謨所論養民之政皆判然於理欲之間而其言無纖豪過差者此豈猶昧於人心道心而行事不免有過不及之失者必待帝舜告語而後悟邪方其未聞也其心不見有所損及其既聞也其心不見有所益則謂此為傳授心法者吾未敢以為然也仲虺告湯以建中于民成王告蔡仲以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成湯聖王蔡仲賢臣猶或可以與此盤庚告羣臣以各設中于乃心盤庚之臣皆傲上從康總于貨寶者亦得與聞心法之訓何邪蓋嘗論之堯之告舜僅曰允執厥中而舜亦以命禹則其辭一而已當無所

增損也禹謨出於孔壁後人附會竊取魯論堯曰篇載記而增益之析四句為三段而於允執其中之上妄增人心道心等語傳者不悟其偽而以為實然於是有傳心法之論且以為禹之資不及舜必益以三言然後喻幾亦可笑蓋皆為古文所誤耳固無足怪也不特此也孔子告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教學者不得不爾而亦以為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顏子之明健不得聞不知今之教者於初學之士動不循禮度者將禁制之使不為乎抑姑聽之待其顏子地位而後約之以禮也是其為說固有所不耳孟子敘堯舜至於孔子以為見而知之韓昌黎

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皆言其聖相承其行事出於一律若其轉相付授然耳豈有所謂口傳面命邪道者衆人公共之物雖愚不可以與知能行而謂聖人私以相授者妄也湯文子相去數百歲果如何以傳授也邪若謂其可傳目與釋氏之傳法傳衣鉢者無以異恐聖人之所謂者不如是也孔子告曾子以吾道一貫此亦尋常語言而今人亦推崇以爲其師弟子密相授受而爲曾子得一貫之妙且以一與貫字相爲對待而釋之如此爲一如此爲貫皆不成文理何以知之曾子告門人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知之也蓋土

子恐曾子以爲己之道施於己是一般施之人又是一般不知聖人之道退則修己出則治人成己爲忠成物爲恕人已雖有不同而道則安有二致故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不喻其意而曾子曉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即其實以曉之知忠恕出於一致則知夫子之道果是一以貫之矣此與子貢論多學而識而告以子一以貫之者語意不同此則言我之道是人已一貫彼則言余之於學非多學而識乃一以貫之猶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云爾

臯陶謨

無教逸欲有邦 敬哉有土

無教逸欲而兢業萬幾言當勵精圖治無曠庶官言
當任賢使能惇典庸禮是先之以教化命德討罪是
輔之以賞罰以民之視聽好惡為天之聰明明威是
存心敬畏如此安民而民不得其所者未之有也楊
氏謂天敘有典而下為安民之事者非

思曰贊贊襄哉

傳者謂思曰之曰當作日以益稷篇有思曰孜孜之
語故也然作曰者是而作日者非蓋臯陶純乎臣道
故言自云有功則吾豈敢吾所思者亦曰助君以成
功耳若云思曰孜孜則不成文理且無意義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臯陶陳謨已竟帝呼禹使言禹謂予何所言所思者
日孜孜而已猶所謂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故臯陶有如何之問而禹遂有治水之陳其意以為
當洪水橫流之時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是故予乘四
載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播艱食奏鮮食懋遷化
居然後烝民得以粒食萬邦遂爾作乂此豈空言所
能辦邪要非孜孜不可此予之所以欲無言也臯陶
自以其所見之不逮故云師汝昌言傳者謂禹述其
治水本末而警戒之意實存其間蓋欲君臣勉力以
保治功恐經文原無此意艱食者用人力播種而後

得之其得之也難非如鳥獸蟲魚自然生長也故以彼爲鮮食此爲艱食

安汝止

人主之患在於輕舉妄動故當安汝止以惟幾惟康蓋平其心以慮其事之始終庶幾其無失也然猶恐有遺慮其輔弼之臣又直道以匡正之既內謀諸心又外謀諸卿士宜無過舉矣然猶未也又思動而有爲要足以大應天下僉望之志而後可蓋上兩句是慮善以動下一句是動惟厥時事雖善而動不適時猶無益也人君舉動如此可謂慎之至矣以此昭受上帝天寧不申命用休乎其應固可必矣所謂汝則

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者此之謂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止帝曰吁臣哉鄰哉

禹陳謨則言帝慎乃在位以歸重於君舜陳謨則曰臣哉鄰哉以倚重其臣意各有所主也

臣作朕股肱耳目

予欲左右有民是言教宣力四方是言政觀象作服是制禮審音出納五言是作樂四者爲治之大要也帝欲觀古人象日月星辰之類以制衣象宗彝之類以作服是象乃倣像之象非物象之象也蓋象字不可爲句斷若云物象則何得云古人之象

六律五聲八音皆作樂之具不可便以爲樂律有長短聲有清濁音有哀樂作樂者必先審較乎此以觀其果治世之音歟抑亂世之音歟然後以之出納五言則奏曲譜而成樂矣猶今人彈琴瑟者必先調弦故其所謂在治忽者乃審音之治忽而非審政之治忽也若云察政治之得失如何把去出納五言

庶頑讒說

庶頑讒說侯以明之小人與君子雜處其頑讒之態度不彰則其心不知愧恥故以射侯明之射而不中則德不若人爲可恥矣明之以射侯而猶不知愧則從而撻之撻之辱甚於射也撻之而不悛則識其過

惡於簡冊蓋撻之辱僅見於一時而簡書之紀載將遺臭於無已其辱又甚矣若此者豈憎惡其人哉蓋盛世皆爲善之人而爲惡者無以自容非誅殺則流竄能全其生者寡矣故聖人用此以激勵而教之使知遷善庶幾得以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不然恐不得保其首領矣

工以納言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古者以樂教養人故帝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而周禮亦使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教之而改則薦用之不改則刑之而非謂使樂工颺頑讒之言以觀其

三万平八
改過與否矣

光天之下

上文帝患庶頑讒說故此云誰敢不讓與讒說相應敢不敬應與頑字相應蓋化天下莫如舉賢而致賢又莫如修德已德既盛則賢者自來用賢人則衆人自勸到此時人無不濟濟相讓矣豈復有讒說哉人皆爭自濯磨以應上之所求矣豈復有頑不即工也哉

州十有二師

州十二師即所謂十二牧也以其養民則謂之牧以其爲民師則謂之師非十二牧之外又每州立十二

諸侯以爲之師也

蕭韶九成

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雖曰尊異靈瑞故別言之然其言亦自有意蓋謂祖考子孫同一氣人又有血氣心知尋常鳥獸皆目前所有一聞樂聲之和爲之感動固其宜也若鳳凰則翔於千仞覽德輝而後下世所不常有也豈容易感之使來哉故必九成而後至也蓋陽數之極於九而樂陽聲也作樂而至於九成則樂之和至此極矣感物而致鳳凰則感通亦至此極矣

帝庸作歌

三十八
帝作歌則先股肱欲倚重於其臣臯陶賡歌則先元首以責難於其君所謂颺言者乃歌之漸非大言而疾也與立以納言時而颺之者同蓋有韻則爲歌無韻則爲言而兩語皆以欽哉係其後有咏歎歌颺之意亦歌之類也臯陶以爲人君不必下侵臣職以求事功但委任而責成功耳率作興事者分職授任如咨命二十二人是也屢省乃成則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是也能如是則可謂之明君君明則臣不敢欺而思盡其職庶事自各就緒矣苟爲不然而欲下侵衆職則元首叢脞而股肱懈怠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辦哉萬事之墮固其宜矣

禹貢

篇首敷土奠高山大川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敷土者蓋繇以土漚水禹遂敷分而疏導之然後隨山刊木以治水之發源既乃定高山大川以分別州域若云敷土而分別九州則當以奠高山大川居隨山刊木之上今次序不然故知舊說未當

九州貢賦

九州田賦止是米穀非必兵車觀甸服百里賦納總至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可見蓋貢者土之所宜賦者田之所出九州之賦必皆歲輸京師然後可比較其

多寡若諸侯各私所有則朝廷安得而知其總入之數邪文王爲方伯而庶邦惟王之供則所謂萬民惟正之供者必非止於畿內也

南北方言

南方流水通呼爲江北方流水通呼爲河南方止水深闊通謂之湖北方止水深闊通謂之海子

碣石河道

傳據程氏以爲碣石已淪入海九河亦爲海水所漸而謂平州正南石山尚在此即碣石或者以爲今谷口御河入海處北岸有石山聳立狀如小孤山北之呼爲碣石古人嘗鐫銘其上揭先生亦嘗刻詩石關

御河水自衛輝彰德而來過臨清東光滄州長蘆赤谷下海湍流黃濁與黃河相類或云此正古黃河道謂之逆河蓋以海水逆潮而得名其上合流如潯沱易水之類通有九水又與九河相應而自海道入河者碣石亦正在右轉屈之間其與夾右碣石入河皆相脗合至於平州正南別無石山在海中者不知昔人何據而說此豈亦未嘗見而云爾邪又爲朝宗所說案此說有理但於播爲九河一句說播字未通尚欠考訂

作十有三載乃同

兖州田賦作十有三載乃同者蓋當河下流又有九

三万七十一
黃河衝冒受惠最深其用功最先而成功獨後水平
之後田地既可耕作矣又必優之十二年待其一紀
之後歲星一周天道變於上地力復於下然後使之
供輸於公上比同他州蓋因其受惠之深所以優恤
之至

嶧陽孤桐

梧桐非可以作琴瑟嶧陽之桐乃枯桐樹耳

錫貢

厥包橘柚錫貢與錫貢磬錯以為非常貢待錫命而
後貢恐尚未然錫者上與下之辭而納錫大龜禹錫
玄圭師錫帝曰皆以錫書蓋大龜為國之守器禹告

成功是為舜成百世之功衆舉舜是為天下得人皆
非常之事故變之而亦不以常辭書獨橘柚磬錯謂
之錫貢有不可曉若謂口腹之欲待錫命然後貢則
淮夷貢魚豈非以充口腹者邪謂磬錯非常貢則泗
濱貢浮磬青州貢海物惟錯何不待錫命邪

錯賦

錯出之賦止於揚荊豫梁豈惟迤南四州田有一易
再易而東西北三方田皆可歲耕者也是亦有不可
曉者

三苗

舜竄三苗說者謂驅逐禁錮其君長然共工驩兜鯀

皆言其名獨苗之君長不名而謂為三苗是固可疑
舜典又謂之分北三苗禹貢又云不敘皋陶謨又云
何遷乎有苗呂刑又云遏絕苗民夫謂之分北則必
非止於一人謂其不叙則必非止於一君又謂之遷
有苗謂之遏絕苗民則亦不特遷徙其君長而已此
必并其國人俱徙之也左氏記四凶而指為一人固
已訛矣流放竄殛變文耳其實皆遷徙也猶之命官
一也而曰詢曰咨祭祀一也而曰類曰禋曰望曰徧
皆作書者錯綜用字謂其罪有大小而刑有輕重者
非也帝舜平生加刑於人此四事為大故作書者取
而類記之而非謂其一朝罪四凶也後世不察遂以

為舜誅四凶皆攝位時事故於禹征有苗處說不通
遂以為三苗乍臣乍叛寧有此事邪夫三苗既匪在
朝之臣舜得不動干戈執其君而竄之舜執其君而
無所難禹征以六師而反不服何邪蓋苗頑不即工
故征之來格而後分北竄徙之所謂皋陶施象刑則
加以流竄者是也豈施以刑不服而後征之邪然既
懷之以文德而來格苗則已革心向化矣又從而追
咎其既往而分北之豈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之謂乎
聖人必不爾也蓋征苗而苗格此出安國古文與舜
典益稷皋陶謨相抵牾此必漢儒傳會之辭不可盡
信

導山

禹貢有導山導水水非疏鑿不可山豈待疏鑿而使入海邪而導岍岐則終以入海何也舊說以爲山逾於河者固非是今傳者以爲禹逾於河似矣而下文至于碣石入于海豈亦禹入海邪蓋當洪水懷襄平地無非是水不復知有河道故禹先隨山刊木以決導之待其水落土出然後河道可見於是從而決九川故導山即所以導水其言入海固宜但其所導之山皆是衆水發源與水道有相干涉者非泛然視其廣博高大者而導之也如岍岐是黃河所經大岳是汾水所出王屋是濟水所出鳥鼠以導渭熊耳以導

伊洛桐柏以導淮嶧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可以見漢水之源流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源可以見江水之脈絡但其所謂逾于河所謂至于某者又若不專指水言者尚欠考訂

敷淺原

敷淺原恐非廬山高平曰原而又名敷淺則必平曠之地不爲高山可知禹貢導山即所以導水不論山之高大但於水有干涉曾用工者則錄之若謂其所表見諸山必其高大可以辯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則五岳中之嵩山揚州則若舒州之灊山江東之茅山九華山之類其繇亘皆數百里何故略不載紀邪

導水次序

禹貢導山水皆自北而南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其次則江漢皆發源自西經中國以入海者也故導水先言河次漢次江濟與淮雖能入海而其源短故居其次渭水洛水皆不能入海者也故居其末

漢江

江漢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於海者也故禹貢雖紀其合流以各見其首尾紀其合流故於漢水言南入于江江漢朝宗于海各見其首尾故於漢水言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於江水則言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然於漢水言南入江則江

北入漢可以互見矣於江水不言會于漢而曰會于匯則漢水匯爲彭蠡亦可以互見矣此古人敘述之精雖不費辭而一分一合脉絡昭然自見今讀者不細考而妄疑古人踈略誤矣

九江彭蠡

先儒有九江彭蠡辯其辯九江則是而辯彭蠡則非彭蠡乃今之鄱陽湖其源固有豫章諸江而其爲澤則固江漢之所匯者也今春月江水暴漲則匯而入湖蓋江流浩渺而其下束以小孤山水道狹甚其勢不得不逆流而入此澤故有發舟湖口無風而一夕達鄱陽之安仁者問其故乃舟乘逆流行甚迅速猶

隨潮而上者也故江水之匯衆所共知今乃疑之顧弗深考耳且謂漢自大別入江合流已七百餘里安能復識其匯澤者爲漢水邪亦可謂膠固之甚者矣夫單敘漢水源流則其勢不得不以漢水爲主但旣云南入江則東匯澤爲彭蠡即江漢共匯可知矣不成曰南入于江東與江共匯澤爲彭蠡然後爲明白邪又謂彭蠡在大江之南當曰南匯不當曰東匯旣在南則當曰北爲北江不當曰東爲北江其論南北反戾幾爲可笑蓋江漢兩水皆發源西蜀而東流入海獨漢水到大別入江則析而南流與江相合仍舊東流而匯爲彭蠡又東流爲北江以入海其東西

南北以天下大勢論不主一江南北而言也今若欲改云南匯彭蠡則是南流入江之後又南匯彭蠡則漢水當逆流向洞庭矣匯澤之後不云東爲北江而云北爲北江則漢水又當決破安慶橫入淮河矣

三江

三江旣入疑當從蘇氏之說以漢爲北江岷水爲中江豫章水爲南江蓋揚州之水莫大於此經隔千餘里以入海安得舍此不錄而錄震澤下之三江也邪傳者疑三水旣已合流爲一不得復分爲三江不知大小相埒各能達海故雖見其合而仍以三江書以伊洛湮澗入于河江漢朝宗于海推之可見不然何

故於大別明紀漢水入江矣於匯爲彭蠡之下復分漢爲北江岷爲中江乎且不以岷水爲南江而云中江則隱然見別有南江章水是也古人紀載詳密而不費辭類如此非後人所及也

禹貢體製

洪範禹貢其文相類洪範則先撮總而後開列九疇禹貢則先條列九州而後撮總導山所以總九州之山導水所以總九州之水內之爲九州外之爲四隩高之爲九山下之爲九川小之爲九澤大之爲四海此總言水土無不平治也六府孔修所以見九州物產之充足正庶土以底慎財賦所以總九州之土貢

則三壤以成賦中邦所以總九州之田賦種藝之利不通於夷裔此田賦所以止於中國也水土旣平然後財用充足財用足而後可取於民故較土田以定貢賦貢賦定而地之廣狹可見故可以錫土姓而建侯國夫如是則所以經營天下者已備可以無爲而治矣故祇台德先而莫有距違者焉所謂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者此也

五服

五服五千但大約立法如此耳非四面截然正方真如棋局也堯都冀州冀之北境邇得二千五百里邪古今天下止有許闊其土地所產大略相同如舜封

象於有庠義仲測日於嵎夷禹南巡於會稽導弱水至于流沙四裔之地皆古人足跡所及者謂周人九服增地一倍者妄說也荆揚土貢多於餘州今亦未見有加於古貢象齒則地盡南海可知冀北土貢止皮服古亦未見有勝於今謂古今土地有盛衰不同者臆說也譬之夏后授田五十畝至周人增爲百畝夷畎澮溝洫破涂路遂徑不大煩擾邪其所井之田安得皆平原廣野高下如一邪要亦因其可井而井之其不可爲井者則亦品搭多寡以授之使如井田之數耳五服之制亦由是也

東漸西被

聲教至於海濱則止矣何以又云漸于海蓋海島之夷與流沙以西之戎狄咸賓貢於中國則是有虞之聲教東不止於海且漸入於海中西不止於流沙又蒙被流沙之外矣

禹錫玄圭

上之與下謂之錫禹奉玄圭而云錫玄圭何也蓋爲舜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猶之衆人舉舜而云師錫帝曰蓋爲天下得人亦非常之事

禹貢之作

禹貢非作於禹治水成功之時必後來追紀之書其間如云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又如東漸西被

之語皆後面追述之辭豈禹八年而水土平民方脫於昏墊教化遽能大洽固無是理也且其間如兗州田賦作十有三載乃同夫水平之餘又使耕治十三年方取其賦豈逆計其年歲而優之邪此必取賦後紀錄無疑也且舜竄三苗曾幾何時而於雍州已言三苗丕敘此豈水土初平紀錄之語邪

甘誓

乃召六卿

六卿安知非王朝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武王伐紂故諸侯則司徒司馬司空佐行天子出征則六卿隨往亦常理耳

三正

怠棄三正傳以爲子丑寅之正不知王朝頒朔三正並頒於諸侯邪抑止頒寅正也而奈何責有扈以怠棄三正且不奉正朔是欲擅變禮樂改易制度何得云怠棄或者以爲禹論養民莫重於六府三事威侮五行是不修六府怠棄三正是三事爲諸侯而不知養民此天所以絕之也其說爲優

肩征

聖有謨訓

聖有謨訓至邦有常刑是先引格例其或不恭謂各敬其職非指爲恭君也若專以諫君爲恭則義和非

以不恭君而受伐

先時後時

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此特為曆官誤筭天象不可準信重其法耳而非謂凡百官作事違限者皆殺也其爾眾士懋戒哉

懋是勉其所當勉如威克愛之類戒是戒其所當戒如愛克威之類

仲虺之誥

民墜塗炭

民墜塗炭只是陷民於水火耳塗非真指泥也泥何能為民害惟水能殺人

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二句當從真氏之說蓋茲者此也指伐桀之事而言之也湯以為不幸處君臣之變而仲虺以此乃率循其常道以順天命而已蓋治則戴之以為君者常道也亂則誅之以救民者亦常道也變而不失其正即所以為常也故湯則駭之以為變而仲虺則視之以為常

惟王不邇聲色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懋官懋賞用人改過克寬克仁是歷數湯之善行彰信兆民是總言其善行之足以取信於天下非特指寬仁一事而已傳者失之

初征自葛

湯征自葛民僣其來蓋苦桀之虐而欲其拯已於水火之中耳傳引呂氏之言謂其征伐之際唐虞都兪揖遜氣象依然若存無乃大巧而不切於事實耶

推亡固存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夏有亂亡之形不可不滅是乃理勢當然非湯欲圖其天下也此猶是釋湯伐夏之慚非勸勉之也當以林氏之說爲正

懋德建中

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此是龍侗大綱言之言當明教化以立个準則於天下如親親使人各親其親長長

使人各長其長如此而已至於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說得嚴密正是垂法後嗣不可有豪髮過差蓋湯爲創業之主非特天下之所取正亦後嗣之所取法者也苟有一豪不中禮度則後必有甚焉者矣傳者以後二句屬上文非是

慎終惟始

慎厥終當思其始而謹始之道無他惟殖有禮覆昏暴賞善而伐惡是是非非如是欽崇天道則自然可以永保天命而有終矣不然則今日固代夏而王矣少不加謹安保後日不爲人所滅乎

湯誥

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此二句當作一連說夫害民者去而憔悴之民皆有生意賁然如草木之榮茂而可觀矣若說天如草木不成義理

凡我造邦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慝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四句正是誕告萬方之要語前二句是禁止之後二句是開導之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蓋使天下皆化於善而不陷罪惡方是人君能克綏厥猷也林氏之說爲長

伊訓

元祀十有二月

三代改正朔不改月數見於詩書周禮詩有七月流火與四月維夏可見其云一之日二之日者變文耳非指此爲一月二月也周禮正月之吉始和若以子月爲正月則仲冬嚴沍安得始和二月掌判會萬民使合昏此必今之二月未必臘月也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四時皆未嘗改獨有所謂正歲者則正是以十一月爲歲首故喚作正歲如月令是秦書則以季秋之月朔頒來歲朔於諸侯是秦分明以十月爲歲首而未嘗以爲春正月也商書元祀十二月皆是

以首月行大事何嘗改月數乎惟春秋改之不知是魯史改之乎抑朝廷改之乎論語莫春浴沂雖不見是何月然所謂莫春必今三月若以子月爲春則莫春乃正月北方正月冰猶未盡泮安可浴乎先儒疑之故以爲上巳祓除又云地志以爲有溫泉皆意其爲天寒而未可浴也然旣已服春服又乘風舞雩壇豈可謂寒邪其爲今之三月無可疑者是孔子之時猶未改也獨孟子七八月之間旱與十一月成徒枉十二月成與梁則已改之但孟子又出春秋之後其改也宜矣竊意周初未改及春秋然後改今亦未見改自何時但於春秋可見其改耳然若非春秋改則

周用子正於他書皆無可證驗先儒有謂武王以三年滅紂就改十一月又就改爲春則無緣後面周公作詩作周禮皆不遵用新正朔而止從其舊此爲可疑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則恐商周四時與夏實不同故夫子欲改而從夏不但更其歲首之月耳

一說正魯史改之蓋武王定天下改用子正不過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月數實未嘗改故正以詩書所引皆坦然無可疑者至魯史則以周公爲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於周室爲懿親於姬姓之國爲最長而天下諸侯於是乎觀禮者固當遵用周之正朔以率先天下其改之宜也夫子修春秋而曰其事則齊桓晉文

其文則史亦因魯史之舊文載當時之事耳

布昭聖武

湯布昭聖武猶云懋昭大德蓋湯欲誅暴救民不得不用武耳武曰聖武猶德曰懿德而布昭則是湯稱舉而發揚之而謂湯之德威敷著於天下非是

今王嗣厥德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蓋言前王以武功取天下後王當用文德以致太平所謂德者不過愛敬二端而已蓋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愛親是仁敬長是義二者出於人性之自然一陰一陽相為對待猶春生

秋殺然蓋一於愛則流一於敬則離二者不可偏廢也人惟愛也故惻然而有所不忍惟敬也故肅然而有所不敢不忍不敢而後君臣父子長幼貴賤得有所繫屬而不離相安而不亂故治天下之道莫切於此彼百姓之不親是不知愛五品之不遜是不知敬不愛不敬而後大亂生焉故親親而人各親其親則一家興仁而一國興仁矣長長而人各長其長則一家興讓而一國興讓矣大學所謂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之掌皆此道也

先王肇修人紀

先王肇修人紀以下是歷數湯之行事以見其積累之勤苦蓋肇字與以至字相爲首尾言由其始於如此其所積累不亦難乎先儒誤以肇字專屬之修人紀遂以爲湯始修復人紀非也

嗣王祗厥身

嗣王祗厥身與後面祗爾厥辟相似言當愛敬其身不可以縱欲敗禮度是輕其不貲之身也

太甲

顧諟天之明命

天之明命只是天之眷命猶云畏天之威相似大學引此以釋明德是斷章取義如緝熙敬止之類今釋

書者豈得反據大學而指爲我之明德乎若以爲即明德則於後面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將何以釋之乎謂之明命猶云元命大命皆雅其稱謂耳

慎乃儉德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是總言以戒其縱侈之病下面若虞機張省括則釋是申之以譬喻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是正言以盡其意蓋射者猶不肯妄發人君安可輕動而不思爲長久之計乎凡事皆有當然之則一定而不可移者所謂止者此也人君要道敬守此理不敢逾越但有所爲一循祖宗成憲則便是能慎德而可以久長之道也大臣安得不歡喜而後世安

得不仰其令名夫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爲臣之道惟知媚于天子而已今伊尹有以懌之言又有承王之休亡斃之語使太甲而縱欲則伊尹遂可厭之乎是不然媚于天子此人臣事君之常道而伊尹則自任以天下之重其所爲安可以常理拘也觀其自謂予弗狎于弗順而放太甲于桐則可見矣然而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不可以爲常法也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傳云思明則所視者遠思聰則所聽者德非也人情事生則孝事死則忘矣接上則

敬接下則慢矣視近則明視遠則昏聽佞則聰聽德則惑猶魏文侯所謂聽古樂則卧聽鄭衛則喜不知倦人情大抵如此故當有以矯之子張問明夫子告以不受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者可以謂之明又可謂之遠是以遠與明對言遠亦明之類也與此視遠惟明不同其註引之誤也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辯言亂政吳氏謂太甲所失者此非也太甲居桐三年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政事皆出伊尹今而後復政厥辟伊尹將欲歸休伊尹深慮已旣退休則必有讒人交構長短以求媚其上使太甲悉反其所爲者太

甲若誤信之則國之禍必自此起此君之所當戒者
若人臣則功成身退以謙遜自處庶幾可以保全功
業不然則患失患得之心生而禍亦由此起矣此臣
之所當戒者如周公復政成王有明農之志亦不能
無此慮故一則曰厥若彝及撫事如予一則曰篤敘
乃正父罔不若予皆惟恐已退而君有變更於其間
也

咸有一德

德無常師

德是總言師則指其人善則指其行事人君居天下
之上其德必首出衆人而事事盡善乃可然豈必生

咸哉亦取諸人以為善而已故德不可執一人以為
師但是善者皆可以為師善不可執一善以為主惟
協合於一而已蓋欲其悉有衆人之萬善湊成自己
之一德耳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民主無與成厥
功安可自廣而狹人哉其與孔子所謂一貫者不相
類與精一執中之言亦不同彼是言作事要常適其
中此則欲取諸人以為善耳

盤庚

予若觀火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傳謂我視汝情明若觀
火非也夫火雖不可嚮邇猶可撲滅故火蔓延則當

三才五
公王
撲之今乃坐觀其延熈是拙謀矣人臣不從上今則
當刑以驅之今乃聽其所為成就其過惡是與觀火
者何異惡得不謂之拙謀

說命

若金用汝作礪

金而無礪一器之不適用耳其利害所係者小巨川
則日涉者衆若無舟楫則所係者大矣然但涉者病
之其不涉者固未害也若歲大旱則舉天下民物之
命皆懸於一雨其不可無也必矣故曰三語雖若
意而實一節深一節者此之謂也

若跣弗視地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與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之
語不倫意亦不相對值竊意前二句是古書後二句
是傳會

后從諫則聖

聖者通明之謂作事無纖豪過差以其能從諫故也
至於后克聖臣不命其承二句說不通后以從諫而
後聖是聖由諫而後得也如何聖而後臣方諫之

惟天聰明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是承上文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而言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是因承以大夫師長
惟以亂民而發天則聰明聖則立法臣則順君民則

三才集
從治各有體式其理勢自當如此下二句不是憲天
之效憲非效天乃是立法

惟口起羞

言語是宣文教甲冑是供武備衣裳是命有德干戈
以討有罪人君爲治惟此四者能審所當用而不失
則言不至於起羞甲冑不至於起戎以賞則勸以討
則懲無所往而不善矣故曰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惟厥攸居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兩惟字皆訓作思一句是一義
以下句爲上句之效者非也

爾惟訓于朕志

爾惟訓于朕志是欲其格心非徒然輔德也蓋志者
心之所之欲有所向而未見諸行事者也人臣匡君
於此正之則易待其見諸行事而正救之則難蓋人
君之志慮不可少有所偏當適其中而後可故辟之
作酒醴爾必思麴與麴辟之作和羹爾必思鹽與梅
夫偏於麴則苦偏於藥則甘有鹽無梅則鹹而不可
食有梅無鹽則酸而不可食故曰爾交修予言當兼
致其力而不可使有所偏也此志既正則作於其事
發於其政安有不善者哉

惟學學半

傳謂教人所得居自學之半蓋教學相長此理固有

三十五
之但傳說此言爲高宗而發不知高宗學成之後使
之轉教何人方可以足成卹一半若不教人則高宗
所學終是不全矣以此觀之則教者止說得一半學
者當自用功如舉一隅能以三隅反之類未見其爲
儉巧也

四海咸仰朕德

四海仰德時乃風風非教也蓋說之出也異乎尋常
命相故天下皆翹首企足而望之曰後有下令而異
於前者必新相格君之功也是其風聲足以聳動四
海耳非教也

對揚休命

對揚休命對者酢答其所言揚則稱舉之所謂奉以
周旋弗敢失墜是也非所謂對以已而揚於衆周書
用荅揚文武之光訓亦此意蓋古文書出於一手故
其言每每相重

王耕野先生讀書管見卷上

後學 成德 校訂

王耕野先生讀書管見卷下

泰誓

亶聰明作元后

聰明作元后蓋合萬國而聽於一人其舉直而錯枉是
是而非非必無纖豪過差而後足以服天下非極聰明
者不能故商書亦言惟天生聰明時乂又言實作則
于湯有光

于湯有光當從孟子集註傳謂于湯之心爲益明白太過
武成

列爵惟五

列爵分土是定制度法既定須人以守之故任賢使

能得其人使之如何爲政曰重教化使民知禮義重
食喪祭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惇信明義是以身
率之于其先崇德報功是以勸賞激勵之于其後如
此而天下可不勞而治矣其言不一而其間自有次序
洪範

惟天陰騭下民

天陰騭下民是無形聲可驗故武王不知彝倫之所
敘者何由蓋治天下不過欲敘彝倫使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則天下治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則天下亂彝倫果何由而得其敘哉有九疇以維持
之則彝倫敘無九疇以維持之則彝倫斁矣是九疇

自九疇彝倫自彝倫彝倫是人之五常九疇是治天
下之大法而傳以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非也
夫治天下莫急于五行所以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鈔
一不可民非水火不生活故九疇以五行爲先人有
所養而後可以修己故次之以五事已既修而後可
以治人故次之以八政五紀是作曆以合天皇極是
人君以身立教三德是先後之以刑賞柔克者作福
賞也剛克者作威罰也或剛或柔或正直隨時制宜
是又能因時制變矣然人有不能決則相率而聽于
天七稽疑是也庶徵則因效驗之見于天者以爲之
省驗福極是因效驗之見于人者而爲之勸懲九者

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其序雖有先後而其中蓋無所重輕傳者以前四疇爲皇極之所以建後四疇爲皇極之所以行牽強無味蓋皇極不過九者中之一耳安得以此一疇揔括九疇且五紀作曆稽疑卜筮于建極何相干乎九疇非始于禹如卜筮起于伏羲作曆始于黃帝堯舜以來皆從事五事以修身皆用刑賞威福以爲治豈待禹而後有乎蓋聖人迭興立法創制先後錯出而無倫至此敘爲九章而聖人治天下之大法首尾完具粲然如指諸掌則自禹始耳故曰洛出書而九疇敘

一五行

五行非泛論造化指五材言之乃養民之六府耳故未歸宿于鹹苦酸辛甘而加以五作字曰者出于自然作者出于人力

二五事

五事者何明五者人之所當從事者也蓋人之自修欲其肅又哲謀聖而已然肅又哲謀聖本於恭從明聰睿恭從明聰睿生於貌言視聽思人之正已惟事乎此五者足矣與第一疇之意同皆歸重在末五箇作字上五行水爲老陰火爲老陽故其性或潤或燥一上一下皆一定而不可移木爲陽稗金乃陰稗故其性可曲可直可從可革而無定

以五事貌言視聽思強分配水火木金土甚無謂蓋九疇中五行只是論切于民用之五材而諸家不察咸以爲論造化故如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一一牽合相配穿鑿可笑稽疑兩霽蒙驛克庶徵兩暘燠寒風猶云與五行相關至于五福六極與五行有何干係而又欲牽引附會此漢儒之失而後人不悟又復祖述之

四五紀

五者何以謂之紀蓋歲月日星辰曆數爲天紀猶君臣父子五常爲人紀也天道推移雜然而無統而聖人作曆即此五者以爲之經紀焉分之則有歲焉有月焉有日焉有星辰焉總之則爲曆數曆數如今曆

相似所以具載歲月日星辰于其上而以頒授諸人者傳以爲步占之法者非如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豈亦有步占之法邪不過指其書耳

五皇極

皇建其有極與湯建中于民相似皆是以身立教以其至極而無以復加則謂之極以其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至當而不可易則又謂之至善其名殊其實一而已至善猶云極好相似論其條目之大者不出乎五常如爲父而慈是父道至此而極不可過不可不及矣天下之爲人父者豈復有加于慈者乎爲子而孝是子道至此亦至矣極矣不可有加矣天

下之爲人子豈復有加于孝者乎人君建極斂五福以錫庶民豈真有斂散之迹哉大槩有道之君立乎其上也自能措一世于治平民皆飽食煖衣入孝出弟有壽康而無鄙天者是果誰之力哉謂非其君有以致之不可也董子所謂人君正心以正四方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者此即建極斂福錫民之謂書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此即斂福錫民之謂也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蓋建極在一人而保極在天下始焉人君以身立教率天下之民以歸于極及其教化既行風俗既定則建極之君有時而不存而父慈子孝之俗亘千百年如一日是君之極

反藉民以保之也謂之錫保者重其辭與錫福爲對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蓋天生材止有此三等一等是能出謀發慮者謂之有猷一等是能經營四方者謂之有爲一等是能彌縫周固物莫能奪者謂之有守正如高祖之用三傑是也此三者特其生質之美耳汝當思念之未知所謀所爲所守者果當理乎抑或挾其才以爲不善者乎若求其善則不協于極無善之可稱求其罪則不罹于咎無惡之可舉此則當容受而收錄受之若其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則可錫之以福而進用之矣上文念之正是

念此兩途夫人固有色厲而內荏者矣此則安和之色出于自然而非強爲人固有言不及義者矣此則發言惟在于好德則其積中形外者可見矣錫之爵祿豈其過哉若謂念之受之隨其材之輕重以成就之則不成有猷有爲有守者反不如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蓋總是三等生質之美者但不當分作兩股

皇極之敷言

皇極敷言只是以禁止開導之方形諸反覆詠歌使人知所以過人欲由天理耳故其間旣言無偏無陂矣又曰無偏無黨矣又曰無黨無偏言遵王之義矣又曰遵王之道言會其有極矣又曰歸其有極無非

叮嚀反復之辭初無深淺異同之論今傳者以偏陂好惡爲己私之生于心偏黨反側爲己私之見于事同一無偏也一以爲生于心一以爲見于事不知何以分別王義王道不過言皇極耳而曰皇極之所由行且以遵義遵道道路爲會其極蕩蕩平平正直爲歸其極亦殊不可曉蕩蕩平平不過言皇極之理大公至正無少私曲耳如何謂之歸其極遵義遵道同一遵字而析道義爲兩言會極歸極同一極字而變會歸爲兩字蓋其行文不得不爾而意豈有異同哉若必以一句爲一義則無偏無黨與無黨無偏亦有兩意乎

極之敷言

皇極之敷言蓋更端以總結一章大旨上言人君立教一本于天此言庶民歸極則歸功于君代天立教但知有天而已庶民因君以復其性但知有君而已

六三德

三德者人君御世之權隨時而制宜因時而變化有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者是之謂正直若剛克則糾之以猛所謂惟辟作威是也柔克則待之以寬所謂惟辟作福是也皆以不齊齊之蓋並行而不悖者也

七稽疑

稽疑雖以著龜爲重然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有卿士庶民咸以爲非而獨取信著龜足以獲

吉者此商俗尚鬼之流弊也

八庶徵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是總言下面是分兩股五者來備各以其敘是爲休徵張本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是爲咎徵張本五者來備即是上文雨暘燠寒風各以其敘即是上文時字之義備而又敘則吉極無極備則其不適時者可知五者順序何獨見于庶草蕃廡蓋植物皆藉雨暘燠寒風以生長收藏然如後彫松柏不足以見天道之逆順惟草最柔脆易榮易枯雨暘及時則萋萋豐茂一或愆期則其憔悴可立而待故獨指此爲言

王省惟歲

曰王省惟歲以下錯簡當爲五紀傳文若云王與卿士師尹各以尊卑爲序而省其得失于歲月之間則積日以爲月積月以爲歲使王之所行無失而卿士師尹兆天變于一月一日之間則王之善不免爲卿士師尹所累矣使王之德足以調陰陽則卿士師尹之失遂爲王所庇矣其休其咎將使誰執哉況此言歲月日而下言庶民惟星終之以日月之行有冬有夏其爲曆數可知非五紀傳文而何日冬行南陸而夏行北陸月冬行北陸而夏行南陸故長短相反而成望若春秋則共行南北之間晝夜長短適均無有

異同故經但言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而不言春秋者此也

九五福六極

五福曰嚮六極曰威不知上之人以此勸懲臣民乎抑以此自勸自懲乎是則有不可曉五福不言貴六極不言賤蓋貴未必爲福賤未必爲極若曰不言貴欲人之安于賤則獨不欲使人安于貧乎

旅獒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

王乃昭德所致于異姓之邦分寶玉于伯叔之國寶玉亦德之所致互文耳

金縢

乃卜三龜

卜三龜而一習吉者習重也兩龜之兆吉耳啓籥見書然後知彼一龜亦并是吉也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

新亦當作親言親禱于三王也命非受命之命乃命告之謂也

我之弗辟

我之弗辟當從古註周公以身任社稷管蔡謀危宗社得罪于天下在所必誅周公安得顧私恩而出避于國之東乎是時成王幼冲政自公出故曰小子同未即位周公安可一日去左右而乃居東二年不知

國事將付之誰邪且所謂流言者必管蔡與武庚同爲叛逆以此聲周公之罪而出師耳故周公不得不往征之而史謂之流言者特以其誣罔不實而妄加公罪乃無根之言耳豈但如今人造爲訛言作爲匿名文書之類乎周公居東不知誰爲揆究造言之人遲遲兩年而後得實乎且史于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之下即繼之以于後公乃爲鳴鵒之詩以貽王而後及風雷之變傳者謂因天變迎公歸而後管蔡叛乃命周公東征然鳴鵒之詩已有旣取我子無毀我室之言則彼時管蔡已爲武庚所累而伏誅矣豈有至此然後叛之理要之湯武以臣伐君周公以弟誅兄

三百八十七
皆斷以大義所謂公天下以爲心者固不可以尋常
君臣兄弟論也

大誥

弗弔天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與詩不
弔昊天不冝空我師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語意政同
蓋弗弔天當作一句讀而弔音如字當訓爲弔恤之
義天有降福謂之天降災者謂之弗弔天猶言無情
之天也微有致不足于天之意所謂天地之大人猶
有所憾以其降災故也

天閔毖我成功所

天閔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乎寧王圖事肆予大
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
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
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三言天三言予蓋謂天意如
此我安敢不如此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云云

天惟喪殷若穡夫

天惟喪殷若穡夫子曷敢不終朕畝此二句是一意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
有指疆土此二句是一意皆是以天與予對言文勢
猶前三言天三言予之意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
土當作一句于訓爲往言敢不往從率循寧人有指

三百六十五
定之疆土傳謂敢不從爾弗征非是

微子之命

惟稽古崇德象賢

惟稽古崇德象賢未便是說湯蓋是先引格例言稽諸往古有德者宜在所尊崇其子孫之賢者使繼先王之統修其禮物以作賓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如舜封堯後夏崇舜後商立夏後古固有此制也下文乃祖成湯以下是言崇德爾惟踐修厥猷以下是言象賢欽哉往敷乃訓以下是教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永世無窮

予嘉乃德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言我嘉汝德以其能篤前人所以行而不忘其舊也與篤前人成烈篤敘乃正父相似所以為象賢也

慎乃服命

服命不過職守之命爾與康誥明乃服命同非服飾命服之謂也

萬邦作式

宋一諸侯耳臣于周者也如何為萬邦式蓋宋先代之後諸侯宋魯于是觀禮有欲學殷禮者必之宋也

康誥

明德慎罰

明德是崇教化使民有所視效而入于善慎罰是謹于用刑以輔之使民有所畏憚而不敢爲惡聖人之治不過此兩事而已罰謂之慎非去之謂蓋必罰其所當罰而輕重出入不差毫釐然後民不敢犯若過故不分輕重失當則民惡者無所懲而善者反無所措手足矣罰如何去得雖堯舜不能廢但有謹慎不妄加耳庸庸是賞功威威是罰罪庸即車服以庸之庸不訓作用字祇祇亦不但是敬賢者凡所當敬者無不敬也區夏只是國都次及友邦已而怙冒西土則爲西伯矣其始也德顯于民而民歸之其終也德聞于天而天命之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當作句言又

王受厥命及厥邦厥民也不可以厥邦厥民屬下句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歷述其父兄創業之難欲其知得國之由而不敢忽也

惇瘝乃身

惇瘝乃身敬哉言使汝有國者非富貴汝也以民社之重寄之汝適所以病汝也下文言天威可畏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此即所謂惇瘝汝身也謂視民不安如疾痛在己者非是天畏棗忱只是天可畏其去就無常惟誠則輔之猶皇天無親克敬惟親之義

乃服惟弘王

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言
汝職事不在乎他廣宣上德以和保殷民者汝之職
也助王以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者亦汝之職也蓋
康叔所治者殷民而殷民叛服關天命去留係四方
治亂當時武王雖已滅殷受命然天命猶未固四方
猶未丕變也故武王猶以宅天命爲憂觀後來三監
倡亂而四國動搖周公破斧缺斨久而後定然後知
武王之慮非過也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蓋能心武王
之心者武王之戒飭康叔如此其命三監得無告戒
之言乎豈以三監旣叛而史遂削之歟是不可考也
已

敬明乃罰

敬明乃罰所謂慎罰也式敬爾由獄惟敬五刑用刑
不可不敬也惟明克允用刑不可不明也

有敘時乃大明服

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有敘者言立法制
刑其重輕大小固有次敘如所謂五刑有服五服三
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何嘗不截然各有次第然用
刑者必明其所服民方有所戒勅而勉于和服即五
刑有服上服下服之服蓋當罪受刑之謂也所謂明
者何蓋刑有故焉有過焉二者不可不審也去惡如
去疾斬然斷制而無姑息之意所謂刑故無小怙終

賊刑則民知惡之不可爲而畢棄咎矣保民如赤子蓋小民無知而犯法猶赤子無知而入井在所哀矜而非可加以罪者也則赦宥而全之使得自新如所謂宥過無大眚災肆赦則良民不至無所措手足而自康乂矣罰之貴于明者如此

汝陳時臬事

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言用法之際必取是法與是事比並而陳之案法如此而事如彼則合與不合昭然可見矣必法與事相當然後斷之所治者殷民則不得不用殷法然謂之常法必湯所制可以常行而非商紂之虐法也或輕而刑或重而殺必適于義義者宜也宜刑則刑宜殺則殺顧其所犯何如耳不可曲法以遷就汝喜怒之私若使就得汝心則刑殺必不合宜矣無所謂恐其泥古不通趨時而徇已之說也

兄亦不念鞠子哀

兄亦不念鞠子哀言兄亦不思其弟之可憐耳謂弟爲鞠子者言其幼小尚未離鞠養猶言小子也觀康王自云無遺鞠子羞可見傳謂兄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者非也

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如此而不于我政人得罪焉是爲民上者坐視其傷風敗俗而不問則天

三十八
之與我民彝幾何其不泯亂乎民彝即彝倫聖人之治以敘彝倫爲急務所謂明德者明此而已所謂慎罰者以弼此而已

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能如柔遠能邇之能謂化誨擾復之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由訓用惟訓思言汝亦罔不克敬典用以裕民當思惟文王之敬忌以至裕民而心之所期者曰我思跂及于文王則予一人以懌矣蓋必有關雝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六典之法度典固國之常典使無

王敬忌之心以行之則徒法而已矣民何自而得甘安哉

敬忌者慎罰條目之工夫也故呂刑云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爽惟民迪吉康

爽惟民迪吉康以下依舊是明德非欲其以德用罰也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惟字當訓作思言我亦思惟殷先哲王德用以康乂其民庶可與殷哲王爲求匹耳

不迪則罔有政在厥邦言人君政事止是導民于吉康所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申以孝弟之義之類是

也若不能導民何政事之有傳謂迪言德而政言刑殊不可曉

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

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依舊是以明德慎罰並言

封敬哉無作怨

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欲其慎罰也蓋彝即罰蔽殷彝之彝蔽即丕蔽要囚之蔽正指用罰而言也不則敬德以下欲其明德也罰能謹而德能明我之所求于汝者此而已果能是雖欲瑕之而無可疵雖欲殄之而無可殄蓋諸侯而不稱職輕則

貶爵削地重則六師移之武王之于康叔分則君臣親則兄弟而告戒之嚴凜然有不可以私恩貸公法之意者何也蓋殷民叛服繫天命去留關國家治亂不得不嚴爲之戒勅也故下文又申以命不于常無我殄享而未復教以勿替敬典聽朕誥汝乃以殷民世享仁人之于兄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而惟恐其不能保有祿位如此夫

酒誥

爾大克羞者惟君

爾大克羞者惟君猶言能養老以盡爲君之道相似蓋養老者國君之事也爾乃自介用逸介者副也言

三百七十七
祭祀而灌獻者其正也祭畢而飲福以宴者其副也
明酒爲祭祀設不止爲宴飲設耳永不忘在王家所
謂有成績以紀于太常之類
邦君御事小子不腆于酒而武王以此之故受殷命
何哉蓋沈湎者喪亂之原則不耽于酒者固興邦之
所由也

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

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蓋既畏天畏民
則所行自無敢慢故經其德而不變所謂日新又新
不敢或作或輟蓋惟恐無德而不足以享天心秉其
哲而不移所謂是是非非舉直而措枉確乎其不

亂蓋惟恐用舍顛倒而無以服乎人也自成湯至于
帝乙成王畏相則爲君者同一敬畏之心惟御事厥
隸有恭則爲臣者同一畏敬之心自暇自逸且不敢
況敢尚飲乎商人尚敬之道蓋如此

自成湯至于帝乙凡三見之蓋商之能有天下者始
自成湯終于帝乙帝乙而下所謂在今後嗣王酣身者
也紂爲喪亂之主不足稱數故以帝乙終焉則自帝
乙而上成湯而下凡爲君者皆可稱道非指賢聖之
君六七作者爲言也

汝劼毖殷獻臣

汝劼毖殷獻臣以下欲康叔止酒先自貴族始蓋法

四十二
言書管見卷下
陳君
之不行自上犯之大家世族冒行而不忌則何以責
之小民故凡權勢貴要而難令者乃聖人所欲嚴爲
之禁制而不以姑息者也然而已身不正又何以律
人故在已直須剛制于酒則令行而民莫敢犯矣衛
爲諸侯之國三卿則有之矣安得有所服休坐而論
道之臣與夫大史內史者乎且康叔旣爲一國之君
矣又有所事所友并與已爲疇匹者將何以爲國乎
此無他康叔所封者殷之故都凡此皆殷之故臣耳
觀其起句所謂劾毖殷獻臣可見矣蓋殷之舊臣有
嘗爲諸侯者有爲太史內史者有爲公卿者康叔爲
王司寇則與三卿爲疇匹而三公尊于已其所當事者

太史內史與已爲友者蓋以爵位之尊卑而論之也
此等皆怙恃富貴輕犯國法者在康叔不可不先制
之也傳以爲此自遠而近自卑而尊則不然夫服休
者三公也豈當在三卿之下乎要之本無次序

羣飲拘殺

羣飲勿佚拘執殺之所謂劾毖也蓋刑亂國用重典
不得不爾

典聽朕毖

封汝典聽朕毖勿辨乃司民湏于酒者欲康叔剛制
于酒也勿辨乃司司者職守之謂康叔而沈湏乎酒
不治其職則何以禁民之酒酒哉猶義和酒淫遐棄

三〇五
厥司之謂傳謂有司非也

梓材

以厥庶民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傳謂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其意不白

無胥戕無胥虐

無胥戕無胥虐當謂設監以治民使民無得相戕相虐爾非謂監者不得戕虐其民若如此言則于胥字說不通

塗丹牖是三字塗之丹之牖之與塗暨茨義同

先王既勤用明德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蓋古者封建諸侯各私其土各子其民其勢易至分裂而自守以天子而統馭萬邦千里之王畿其力豈足制諸侯哉所恃者有德以柔服之而已故夙夜匪懈已之所以自治者益殷則殷聘世朝諸侯之所以事上者愈謹不然則諸侯不享而為天子者徒建空名于諸侯之上耳是故自古以來惟以四方朝貢為盛事如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史書之以誇耀後世成王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至昭王而見侮于南國穆王而荒服不至夷王下堂以見而諸侯不來及宣王能復會諸侯于東都而遂為中興復古之盛績矣故周公教成王亦

三十九十四
以為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為此故也

召誥

丁巳用牲于郊

用牲于郊牛二傳云祭天地故用二牛非也蓋社即祭地安得又合祭天地乎其用二牛者祀天以稷配各一牛也禮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其証也郊社大事也周召以人臣行之可乎蓋因事祭告奉王冊命以行事非常祭之比也

王來紹上帝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昔者幼冲政出大臣今洛邑既成而王新即政凡事皆須自己服行非可諉其

責于他人也

召誥雖不明言王來洛邑然召公拜手稽首旅土若公以下皆是如與成王面說則王來新邑分明矣其說與洛誥相表裏洛誥是周公戒成王此是召公戒成王耳傳謂召公因周公歸而托轉達成王恐未必然蓋其間亦不見周公復歸宗周明文況洛誥但見周公遣使告卜未嘗見周公先歸也洛誥初間亦不見成王來洛而中間却見成王歸周蓋古史必詳書此特因事記言耳故事之首尾不及具載

王厥有成命

王厥有成命猶云王其有成命皆是預期之之辭猶

言王必有此效以從史之也成命者一成而不變有則保之而勿失之謂也

王先服殷御事

王先服殷御事蓋民不難化特恐有位者抵冒法禁而不忘則無以令小民耳故有位者服則沛然德教洋溢乎四海矣亦豈必刑驅之亦夾習之于正人中日漸月染久將自化矣然君身不正如正人何故王當不急于敬德而後可

自貽哲命

自貽哲命與自作元命相似其制命之權不在天而在我

其惟王位在德元

其惟者期之辭王位在德元言居乎德之首也蓋治民不在于嚴刑而在于修德德果超于衆人之上則人自觀感而化矣越王顯傳謂王德顯非也蓋王者德足以蓋天下而天下皆化之所謂黎民於變時雍之氣象也其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王豈不赫然章顯矣乎苟惟不然吾見其闇然無聞于世而已耳後面王亦顯可証

保受王威命明德

威命明德威命者刑罰也明德者教化也人君之御天下德與刑二者而已

洛誥

卜洛

召誥言召公先至洛卜宅經營而後周公至洛誥却言周公卜而惟洛食何歟蓋周召奉王命以作洛二人同功一體不容分彼此于其間故以事實言之則召公得吉卜而經營自周公遣使復命言之則爲周公卜宅而營洛也

王肇稱殷禮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蓋成王宅洛之初其禮當如此王者爲天下神人之主故即位即政必先享祀羣神朝會羣后成王昔者幼冲雖在位而木

親政今洛邑成而王即政與新即位同故曰王肇稱殷禮是昔者王皆未嘗親祭也其舉盛禮自今始故當徧于羣神宜乎其咸秩無文也祭祀之後繼以敬識百辟享則教以朝會諸侯之事也此與帝舜攝政而類上帝禋六宗望祀山川徧于羣神之後即斂五瑞以覲于四岳羣牧同至其巡守方岳亦必先柴望而後覲東后先神後人禮當如此傳引呂氏之說謂定都之初大享羣祀有告有報有新者旣不切當且以周公首以祀新邑爲言若迂闊于事情不知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故周公以爲首務者幾于迂闊可笑舜攝政而徧祭羣神武王勝商而柴望告

成後世人主即位亦必祭告天地宗廟而凡祀典之神皆令有司蠲殷致祭豈亦藉此以格君心萃天下乎柰何其亦以此爲首務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是繼接咸秩無文之後即是共祭于一時而下繼以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則是祭此人就命此人生祭功臣明矣是故成王明告周公曰四方迪亂未定宗禮未克救公功厥後却用和鬯二卣寧公其曰明禋曰休享是生祭周公以功宗故也宗如宗子之宗功臣雖多必有一人爲之冠是謂功宗而周室功臣未有過于周公者故以周

公爲之冠焉但不知古禮如何有生祭之典即命者疾速發命使司勲者紀功猶去趣有司定功行封也

丕視功載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蓋紀功載籍必昭示于大庭廣衆之間功之高下有無自有公論不可以私意而爲之輕重增損也凡可以使衆人見者其紀載必公不然則必不敢以示人矣乃汝其悉自教工非是教以公私乃教其勤于立功耳蓋有功則登于載籍無功不得幸而冒焉則有功者固加勉而無功者必慚憤思奮矣是不教之教也

厥若彝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若彝猶云集彝言順民常性是
敷教化撫事是治政事二者如予是不可改舊政惟
用在周工往新邑是不改舊臣如此則臣下知上意
向無所變更各就其職展布四體以爲治功自是成
俗自是厚聲名自歸于汝矣蓋昔者政自公出而今
王即新政周公恐其更張改作驚駭羣情則纂治功
而壞風俗故不得不以此戒之後面又曰篤敘乃正
父罔不若予可見此意伊尹復政太甲亦有君罔以
辨言亂舊政皆此類也

汝惟沖子惟終

汝惟沖子惟終惟者思惟之惟言汝年甚幼後日方

長未可輕有所爲當思其終毋使有今罔後也傳云
終文武之業者非是

惟不役志于享

惟不役志于享是釋上文言儀不及物是不用心于
朝享故曰不享非全不來朝也

公稱丕顯德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能左右民以周公
既明農以歸休成王欲周公留以輔我言我沖子耳
非公明保之而誰哉公當以德佐我今我不墜前人
之功烈上可以荅天眷下可以綏四方其責任之尊
莫過于此惟有修德庶幾可以勝此任坐而論道以

三乃廿九
德匡我舍公其誰

傳宗將禮

傳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皆蒙上以予小子之
文言我得以奉祭祀者皆公之力也揚文武烈荅公
篤敘乃正父彼裕我民之辭傳宗將禮荅肇稱殷禮
記功宗之辭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予冲子夙夜恭祀終上文公稱丕
顯德稱秩元祀之意言有公如此故我得以如此也
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

成王欲歸即君位于周不肯留洛發政即辟與前面

複子明辟相應或者舊說爲然尚欠考訂

四方迪亂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敕公功言今方欲導
迪以治四方急于治民之事故未暇定宗禮亦未及
敕公功耳迪如矧今民罔迪不適之迪傳謂四方開
治公之功與下文不接

我惟無斁其康事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言我只不
怠于安民之事公則當勿替爲師師百工之儀刑君
能厲精圖治又有老臣在朝以爲諸侯之表儀四方
自然世世朝享不絕矣此荅公敬識百辟享亦識其

言言集卷一
三
有不享之語傳謂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者非也

其大惇典殷獻民

其大惇典殷獻民此周公教成王以宅洛之務必恪守國之典章任用殷之賢者蓋出治不可以無法輔治不可以無人也且宅洛將以化殷民安可不就用殷士必使出治竦四方之觀聽而爲新辟恭以接下足以爲後王之率先若此者何亦曰自是居中出治使萬邦皆得以蒙其休而王有成功也成王即位久矣而此曰新辟者蓋即政自今始文武固恭以接下矣而曰恭先者蓋宅洛自成王績曰成績則萬邦之廣有一民不被其澤豈可以言成哉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者言欲成就君之儀刑而殫盡文祖之德蓋威儀德之刑乎外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方成其儀刑必使其君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如文王然然後得爲殫文祖德不然是未免有愧于前人也于成王則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周公自效則曰考朕昭子刑殫文祖德蓋君以出治爲功臣以輔君爲職各欲自盡而已

佅來毖殷

此所謂以功作元祀者也故旣奉灌地降神之酒而又重以明禋休享之辭豈非生祀周公也歟周公能

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固當受人臣所不當受之禮
公則自以爲凡已之所能爲者皆臣子之分所當爲
安得受此非常之祀哉故不敢歆其祀而以之禋祭
文武而徵福于先王焉惠篤敘至殷乃引考此周公
自禱之辭王侔殷至朕子懷德乃爲王禱祝之辭蓋
無有違自疾即自身康強而無有厭于乃德者乃指
成王言飽女福澤至于殷人亦引考則周公留洛主
掌殷民故亦願其不爲叛亂得保首領以沒而蒙壽
考之福也且殷乃讎民令之而有不從禁之而有不
聽而王能使之承汝教條聽從號令不復懷思其舊
主而乃觀法于汝懷思汝德焉是雖成王化之有道

然非文武在天之靈陰驅默相安能至此故周公
成王願之

新邑烝祭歲

成王烝祭其日則戊辰其月則十二月其年則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之七年此史倒載之法也古無年號
如此紀年猶云會于承筐之歲耳命公留後不當在
此豈簡編錯亂邪抑史臣追書之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是又以冊書命公前面作冊以告文武此作冊以命
公重其事故也

多士

惟帝不畀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即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意蓋上文言不畀殷而畀我恐殷民不信以爲周公托天以自神耳天豈嘗諄諄然命之乎但民心之所向背即天意之所予奪也

明德恤祀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明德是教化以治民恤祀是潔粢盛以事神君者神民之主也能盡此二者可以爲君矣故天則丕建保乂而顧盼有殷眷命爲之益隆殷王亦戰兢惕厲而惟恐有不合天意其所以明德恤祀者愈致其謹惟其罔不明德恤祀

所以罔不配天其澤配天其澤即所謂克配上帝而施澤于民言久有天下而已湯以七十里諸侯而升爲天子非天丕建之而何傳祚至于六百非天保乂之而何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不貳適者言無二心我周之爲諸侯惟知忠于所事耳初未嘗有二心而欲弋取殷命也但爾王家自我適耳言不求而自至殷之亡非周之罪也以此推之殷人構亂必有興兵之辭意其必謂周本諸侯商之臣子耳乃懷二心干取大命故周之誥告首尾皆分析之辭傳謂周不二于帝殊失本旨

子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言我亦念天禍汝邦故汝不正而謀叛者皆天爲之也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

無逸首以君子所其無逸與小人不知艱難作對說分爲兩途下文却引三宗文王以實君子所其無逸之言引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以實小人不知稼穡艱難之語君子所以能所其無逸者以其先知稼穡艱難嘗涉歷辛苦然後處于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而自放心不下不能不以憂勤爲心矣所謂三宗

